



小 戏 选

风云哨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课题 (独幕话剧)	张 佃 夫 (1)
初试锋芒 (小戏曲)	万 士 峰 (30)
新来的队长 (独幕话剧)	梁 永 平 (54)
风云哨卡 (独幕话剧)	陈 爱 民 (77) 史 方



独幕话剧

课 题

张 偶 夫

人 物

肖传风一男，47岁，地区农机局局长。

杨 青一女，25岁，大学毕业生。

老 杨一男，53岁，公社拖拉机站党支部书记，肖的同乡，杨青的父亲。

小 李一男，25岁，农机局秘书。

陈金秀一女，45岁，肖的爱人，市里干部。

时 间

一九七四年夏天。

地 点 北方某城市，地区农机局局长办公室。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朴素，整洁，室内有办公桌椅。桌上有文件、报刊，墙上有“农业学大寨”大字标语，

靠墙处有卷柜。另一侧有茶几，茶几上有电话、茶具。

〔幕启：小李手拿文件上，放在肖的办公桌上。电话铃响。〕

小 李 （接电话）……是农机局。……肖局长是上午回来的，……啊，大学生今天能到，……给你们县多少？很快就能定下来。好。（放下耳机）

〔陈金秀匆忙上。〕

陈金秀 小李。

小 李 金秀同志。

陈金秀 老肖下乡还没回来？

小 李 上午十点半回来的。这不，把背包交给我，（指墙上挂着的旧军用背包）连办公室都没进。

陈金秀 哪儿去啦？

小 李 上车站拉货去了。

陈金秀 不是有汽车拉吗？

小 李 老肖一进楼，听说来一批新式农具，一看库里只剩一台汽车，拉不过来，就领着大伙儿用手推车推去了。

陈金秀 这人可真难找。（着急地走到平台上，向楼下望）

〔电话铃响。〕

小 李 （接电话）我是李斌。啊，肖局长……（陈闻声走到电话机旁）老杨大伯来，让他等你，好……金秀同志在这儿呢。……数字报上来啦，正象你摸的那样，在生产第一线的大中专毕业生不多，……行，我去找刘科

长。……还有件事，科研所要的研究员，刘科长和王副局长意见可以从分配的大学生中留一名，啊，你知道啦……啊，好。

陈金秀（高兴地拉小李）定下了？

小 李（点头，继续说电话）对，对……

陈金秀（急不可待地抢过耳机）传风啊，我是金秀，传风！……（断线了，生气地放下耳机）可真忙，连说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啦！

陈金秀（欲走，忽然想起）哎，小李，留一名大学生的事，老肖同意啦？

小 李 方才，他在电话里说，他在县里时王副局长就跟他通过电话了，党委研究决定老肖主管这次分配。

陈金秀 唉，总算跑成了一个。

小 李（见背包想起）金秀同志，你看这是老肖的背包，装的鼓鼓溜溜的，一定有好吃的，不过我不能动。

陈金秀（笑）下乡能带回什么新奇东西。（忽然想起，走近桌旁解开背包带）我倒想看看给他带的药吃没吃？（掏出一捆野菜来）

小 李（凑到跟前看）野菜？

陈金秀（又掏出一捆，不耐烦地）市里茄子、辣椒有得是，弄来这些野菜干啥？（顺手扔到地下，又掏出笔记本和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牙具）哦！怎么一瓶子丸药都吃啦？腰腿疼的病又犯了？

〔幕后传来肖的声音。〕

小 李（望窗外）唉，金秀同志，老肖回来啦。

陈金秀 (奔向窗前)传风……(少顷,肖传风上)

陈金秀 传风啊,你怎么回来连家门也不进?

肖传风 你知道农村多么盼望农业机器呀,今天正好老杨他们站来车拉零件,早点入库他们就可以就便拉回去两台,就能使新式农具早一天为大办农业出力。

小 李 老肖,这是大学生的分配方案。(给肖)我上刘科长那儿去一下!(拿一份材料下)

陈金秀 我说你还要不要咱们那个家啦?

肖传风 (吸烟,笑)要,要。

陈金秀 (高兴地)咱那没过门的儿媳妇回来啦!

肖传风 嗯,杨青毕业啦!你见着她啦?

陈金秀 我哪儿见着她啦,是听说的。唉,就是见着也不能认识,我离开家乡那年她才五岁。

肖传风 可不,我还是一九五九年回家乡时才见过她一次。这几年虽然常下乡,都没遇上。她不是上学,就是下地干活儿去啦。

陈金秀 小青这孩子小时候可挺俊的。女大十八变哪,谁知道变成啥样了。

肖传风 (笑)你呀,琢磨人家长相干啥,咱又不是选演员。
(拿起桌上一份材料看后欲走)

陈金秀 (忙拉住肖)又要上哪儿去?

肖传风 怎么,有事?

陈金秀 听说小青他们正在地区等着分配呢,咱小明今天午后五点二十分的车也回来。他俩的事还不赶紧办,还有闲心当搬运工呢。这两天为这事儿,我这两条

腿都要跑断了。

肖传风 (观察陈, 沉思)……

陈金秀 你倒说话呀!

肖传风 (翻阅材料, 忽然想起)唉, 我说, 咱们家闲着的那间房子, 房产局分配出去没有?

陈金秀 我没和房产部门说。

肖传风 小明他奶奶既然不愿在城里住, 到二弟那里去了, 咱们还留着房子干啥。

陈金秀 你这个人就是近视眼, 这不, 眼瞅着小明结婚就用上啦。

肖传风 你看的是不近, 只是太小啦。

陈金秀 小是小点, 不过条件还不错, 都能在一起, 咱们——

肖传风 我不是说屋子小, 而是你心胸太狭小。只想儿女满堂, 家庭小天地, 就会忘掉革命大目标哇!

陈金秀 大目标小目标, 当父母的也不能不管孩子! 有条件留在身边为什么推出去不管?

肖传风 有什么条件? 你摆一摆。

陈金秀 咱小明在大学是学农机的, 在乡下干了三年多, 这回大学毕业还不该回来? 杨青更不用说, 屯里生, 乡里长, 这回医大毕业, 留在地区医院不正合适吗! 再说, 两个孩子都二十五六啦, 再提倡晚婚也该办得啦。

肖传风 你这些所谓条件能说出口?

陈金秀 一没虚假、二不违犯政策, 有啥说不出口的!

肖传风 那你想怎么办?

陈金秀 (想了想)唉,我问你,你们局供应站怀福礼是有问题吗?

肖传风 (警惕地)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人?

陈金秀 没什么,听别人说的,他有啥问题?严重吗?

肖传风 (严肃地)这事你不应该打听。咱们还是说小明他们的事吧。

陈金秀 算啦,我的打算在你眼睛里,不是旧意识,就是忘掉大目标。干脆,你拉你的农机件,我办我的事,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肖传风 如果真能井水不犯河水当然好,可是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这种事情。况且,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家庭,至少对孩子们要共同承担责任。

陈金秀 可你就不负责。我实话告诉你,小明的事情没问题了,小李子不是告诉你了吗?杨青的事也是万事俱备,只差地区卫生局那一关啦。我着急找你,就是让你跟卫生局李局长说说,你们俩不是在一起搞过社教吗?

肖传风 看看,说来说去不是还得井水犯河水吗!

陈金秀 传风,你可真是,怎么就不替孩子们想想呢?

肖传风 (深情地)嗯,是要为孩子们想想啊!(走近窗前,指远处)你看,那是农机科研所大楼,后边不远就是咱们家。按你的想法,是让孩子们坐在大楼里,工作清闲自在点,生活得舒舒服服的,难道这就是做父母的责任?

陈金秀 传风,咱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还能干多少年?

还不为孩子们创造条件，看他们干出个样儿来，咱们也就放心啦。

肖传风 干出个什么样儿呢？反正不是普通劳动者吧？你这种想法，不但要我们到站下车，还让孩子们躺在安乐窝里为个人前途奋斗！

陈金秀 看看，这不又给我上课啦。反正小明我是留定了，杨青你要真看着不管，姑娘留不下来，我看你怎么见老杨，你好好想想吧！（怒下）

肖传风 金秀！……（走到窗前，对外凝视，回身见地下野菜，拿起深思，走到桌旁，拿起《共产党宣言》默读。）
〔画外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肖合书深思。杨青闯入室内。〕

杨 青 （惊喜地）老同志，你在这儿哪，（打量肖）方才我还以为你是搬运工呢。

肖传风 （笑）都一样，你这大学生不也帮着干了嘛。怎么，方才我告诉你卫生局的地址，忘了？

杨 青 没忘。还有件事没办呢。（说着从背包里掏出绷带、药布，拉起肖的左胳膊就往上撸衣袖）这个得包扎上，不然会感染破伤风。

肖传风 （笑）哦，我当啥事呢，碰破这点皮没关系。

杨 青 （边缠边说）说的倒简单，那机器是铁的，碰到胳膊上怎么受得了。

肖传风 农具是工人们辛勤流汗造出来的，农民们渴望使用

它去夺丰收，怎么能叫它耽误到半道上！

杨 青 (激动地)老同志，你和工人一起推运农具，这样关心农业生产，我代表向阳山的贫下中农谢谢你！

肖传风 向阳山？你家在那儿？

杨 青 嗯。

肖传风 (打量青)你姓啥？

杨 青 (爽朗地)姓杨，叫杨青。

肖传风 (意外地)杨青？(端详杨)爸爸叫杨德新，对吗？

杨 青 是呀，你认识？

肖传风 那是名声在外的老模范，我们又是干一行的，能不认识吗。

杨 青 对，我爸爸就在公社拖拉机站。

肖传风 (有意转话题)大学毕业了，怎么打算哪？

杨 青 (果断地)回向阳山！

肖传风 真的？

杨 青 当然了！

肖传风 没有阻力？

杨 青 (顿时沉默不语)……

肖传风 (风趣地)不好说，是不？

杨 青 (望肖，见平易近人，便坦率地)其实也没啥不好说的。是有阻力，阻力就来自你们局肖局长他家。

肖传风 噢……

杨 青 肖局长和我爸爸是同乡，他儿子肖明和我……(不好意思)

肖传风 你认识肖明他爸爸？

杨 青 不记得了。

肖传风 毕业后的打算，你和肖明商量过？

杨 青 我们决定：他不留城，我也不进城。

肖传风 为什么不进城？

杨 青 (深情地)肖明他爸爸问得好：革命的父兄、革命的先烈，为了解放那广阔的天地，曾流过鲜血，献出过生命，今天，你们这一代应该作些什么？

肖传风 嗯。

杨 青 (自豪地)老同志，不瞒你说，在乡下和在大学里，肖明常常把他爸爸寄给他的信转给我。老实说，他爸爸的话对我们的进步起了很大作用。

肖传风 主要的还是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啊。

杨 青 唉！事情也并不理想，就在我们要毕业的时候，肖明他妈妈给他在城里安排了工作，听说还为我进城里大医院而奔走呢。

肖传风 噢，这是他们家的一致主张？

杨 青 不是。在这件事情上，他爸爸是“法家”路线，他妈妈是“儒家”观点。

肖传风 哈哈……

杨 青 老同志，你不要笑，我这不过是打个比方。

肖传风 (严肃地)你们的想法，完全符合毛主席从实践中来，学习一段，再回到实践中去的教导，特别是你学医，遵照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毕业后决定回农村，这很对。要知道，不

留城市回农村，这不仅仅是个工作地点的选择问题，而是向旧传统观念挑战，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最有说服力的行动。

杨 青 我刚才在楼下打听一位同志，他说肖局长下乡了，他若是在家可多好哇！

肖传风 你已经选择了一条正确道路，为什么还要找他？

杨 青 你不知道，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公布去向了，你想，万一肖明他妈妈要起反作用，事情可就复杂啦。

肖传风 你们勇于同旧观念决裂，这是革命的行动，是新生事物，一定会得到党组织和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只要你们决心大，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任凭她用五百马力的拖拉机，也拽不出你们扎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里的深根！

杨 青 老同志，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肖传风 共产党员要旗帜鲜明，要冲向矛盾斗争的第一线，你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去找肖明的母亲，展开面对面的思想斗争呢？

杨 青 我写了一封长信，准备让肖局长转给她，面对面讲恐怕不太好说。（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肖传风 这也是旧观念，应该破。既然真理在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应该认识到，家庭也是一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阵地，也要对资产阶级思想实行专政！

杨 青 你说得对。（看表）到时间了，我得走了。（欲走）

肖传风 哎，我告诉你件事：你爸爸今天来拉农具，一会儿能到这儿，我让他等你。

杨 青 是吗？我一定来。（欲走）

〔老杨上。

老 杨 老肖！

肖传风 老杨！

老 杨 （转对青）小青，看你肖大叔来啦？

杨 青 （疑惑）肖大叔？

老 杨 啊。

杨 青 （腼腆地）肖大叔，你看我刚才……

肖传风 你观点明确，我完全支持你们。（看表）到点了，去吧。

杨 青 （高兴地）爸爸，我到卫生局去，听完通知就回来。
（下）

肖传风 老杨！

老 杨 老肖，你怎么遇上了小青？

肖传风 说也巧，我推车拉货，她看见上坡吃力，就跑过来帮忙，一直帮着推到后仓库。我胳膊被机器碰了一下，她又二返脚来给我包上，我们俩还唠了一阵子。

老 杨 （关心地）碰得蝎虎吗？

肖传风 不碍事。

老 杨 你还认识小青那丫头？

肖传风 几岁时见过，现在成了懂生活、敢斗争的大人了。若不是她爽快大方地说出和肖明的关系，我上哪儿能认出她！

老 杨 她也不管跟谁，都那么不顾天地的。

肖传风 说实在的，她若知道我是谁，还真不一定说得那么直截了当呢！

老 杨 她能讲出个什么子午卯酉。

肖传风 老杨，你可别看不起“儿童团”。从小青身上使我看到一股新生力量，在向我、向我们这一代，提出一个十分严肃而重要的课题：怎样对待三大差别？怎样对待旧观念？（见野菜联想起）再联系金秀的思想变化，很值得深思啊！

老 杨 嗯，刚才我在供应站办提货手续，冤家路窄，碰上怀福礼那小子了。跟我皮笑肉不笑地演了一阵子戏。他说看到我们站的发展怎么受感动，要为大办农业做贡献，说得我直恶心！

肖传风 这种人就是靠阴一面阳一面过日子。你知道他为什么跟你来这一套？

老 杨 多半是怕我揭他的老底吧。

肖传风 不光这个。他正为小青、小明分配的事卖力气呢。

老 杨 啊！这是谁让他办的？

肖传风 金秀。

老 杨 真的？

肖传风 我一回来就听说，他在为小明他们分配工作的事儿上窜下跳；方才金秀又突然问我，姓怀的有什么问题？这不，事出有因嘛。

老 杨 金秀怎么和这号人搭钩上了？

肖传风 不奇怪，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

老 杨 姓怀的这号人不是好货，可对金秀可不能和他一样

看哪。

肖传风 是要区别对待。不过，一心要往泥坑里陷，也危险哪！

老 杨 她不就是想要把小明留在城里吗？

肖传风 不光是想，她已经做了。

老 杨 做了？

肖传风 事情很明显，金秀想利用姓怀的“神通”，把小明、小青他们安排在城里工作，而姓怀的正渴望有一块敲门砖，进一步从内部找到保护伞，逃脱罪责。

老 杨 （领悟地）噢，这就象乡下那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有发家思想的人往一块儿凑合一样。这可得当个事儿，你怎么打算？

肖传风 要向她猛击一掌！

老 杨 你！

肖传风 不光我，这不还有你，小青，小明，还有周围的同志，咱们共同给她会会诊。

老 杨 会诊？嗯，还是你想得周全哪。

肖传风 （严肃地）老杨啊，你还吹捧我呢，弄不好，在家庭这个小战场上就要败阵哪！方才小青的话，使我看到小将们正在冲破旧思想的牢笼，一心往共产主义大目标上奔哪！

老 杨 一点不假。今儿个早上在公社收到小明一封信，（掏信给肖）他说毕业后还回向阳山，还说他们试制成功一种新式播种机。看到这个，我心里热乎乎的。

肖传风 （看信点头）看来你和乡亲们的心血没白花呀。

老 杨 传风，刚才我在楼下听说，新来一批农机具，是真

的吗？

肖传风 真的。我正要告诉你，里面有一种新式割打两用机，按计划分给你站两台。

老 杨 （高兴地）眼下正是秋收季节，这可真是雪里送炭哪？怪不得你下车连家也不回呢。

肖传风 你今天可以办提货手续，运输问题局里已经作了统一安排。

老 杨 （又想起）还有在向阳山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可得想着点，你不是主管分配的吗？

肖传风 哈哈，你是连人带机器都要哇！

老 杨 你下去不是常讲嘛，干咱们这行的，就是要把人力、物力、财力都用在办农业上。

肖传风 这你放心，至少肖明能回你们站。

老 杨 肖明？王副局长不是给你打电话，说把肖明留在局里科研所了吗？

肖传风 原来是这么定的，现在看来对孩子们的革命志向应该热情支持。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去找老王他们再商量一下。

老 杨 那金秀要知道……

肖传风 这事儿不能依着她。你坐着，我马上来。

〔肖下。杨望着野菜深思。陈上。〕

陈金秀 哟，那不是老杨大哥吗！

老 杨 啊，金秀！

陈金秀 啥时候来的？

老 杨 刚到。

陈金秀 没见着老肖？

老 杨 见着了。

陈金秀 快到家去吧，你这老哥哥可是挂在老肖心上，总念道你。

老 杨 他不光想着我，我看向阳山的贫下中农，向阳山的一草一木都挂在他心上。

陈金秀 他是一天农字不离嘴，总往乡下跑。

老 杨 可你就不一样喽，一不想乡亲，二不回去看看。

陈金秀 看你说的，头几年我身体不好，休息了两年多，上班以后又在市里蹲机关，也没机会下乡。

老 杨 所以就忘了乡亲们，是不？

陈金秀 能忘吗？老嫂子这些年身体怎么样？

老 杨 挺结实，在公社农药厂呢。

陈金秀 老和尚山那地方还有农药厂？

老 杨 你这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老眼光，现在叫向阳山。那七沟八岭的秃山，早叫果树林子盖上了，七个大队都办起了小工厂，公社的大烟囱就更多了。可话又说回来，要跟这油漆路、大工厂、自来水、暖气房比，还差挺远。

陈金秀 城乡差别嘛，将来就好啦。（看表，着急地）老肖又上哪儿去了？

老 杨 刚出去，一会儿就来。

陈金秀 他是总忙，走了五六天，回来连家门也不进，啥事儿也指不上他。

老 杨 家里有啥活儿呀？